

我所認識的魯迅

許壽裳著



我所認識的魯迅

許壽裳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我所認識的魯迅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內大街320號)

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95 字數50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3 $\frac{1}{4}$ 插頁4

1953年4月北京第2版 1959年8月北京第6次印刷

印數69001—74000冊

定價(4)0.32元



作者遺像

攝于一九四七年秋



『浙江潮』，創刊于一九〇

三年（清光緒二十九年），是

當時宣傳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

的著名刊物，許壽裳為其編輯

人之一；魯迅的最初的小說

『斯巴達之魂』即刊載于該刊

第五期。

180

說

小

斯巴達之魂

自 樹



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年，波斯王薛西斯大舉伐希臘。斯巴達王萊奧尼達將希民三百，同整軍數千，扼溫泉門（德爾摩比勒）敵由間道至。斯巴達將士殊死戰，全軍盡焉。英氣蕭森，鬼雄震嘯。迫諸累荷之役，大體斯復乞今讀史，猶惘惘有生氣也。我今擬其逸事，貽我青年，嗚呼！世有不甘自下於巾幗之男子乎？必有揮筆而起者矣。譯者無文，不足揆擬其萬一。曠吾學讀者，吾學斯巴達之魂。

依格那海上之曙色，潛入摩利達之洞，衣黑第一舉之帽，雲亦冉冉露色。海山之間，幽泉門石橋之後，大無畏大無敵之希臘軍，護萊奧尼達王麾下之七千希臘同

斯巴達之魂

卷一百一十五

摩羅詩力說

千古英雄者則求方策之類 則求新語 既讀兄弟 斯生之作 創是之讀世間便
其非虛矣

人有讀古國文化史者，循代而下，至於堯末，必儘以有所愛，如脫春溫而入於秋肅，勾窮絕朕枯槁在前，吾無以名。姑謂之蕭條而止。善人文之留遺後世者，最有力於如心聲。古民神思，接天然之開宮，冥契或有與之體會，隨其能通，爰爲詩誦，聲度時劫，而人人心不與鍼口同題，且益曼衍，視其種人，遇文事式微，而種人之運命亦盡，羣生轉響，華華散光，讀史者蕭條之感，即以惹起，而此文明史記亦漸臨末頁矣。凡負令譽於史初開文化之曙色，而今日轉爲影國者，無不如斯。使華國人所習閱，最遠莫如天竺，古有摩陀四種，羯摩幽靈，稱世界大文，其摩訶波羅多聲經摩衍那一賦亦至美妙，厥後有詩人加毘陀薩者，出以傳奇唱世，間染抒情之態，日耳曼詩宗維德，李堪爲兩間之絕唱，降及種人失力，而文事亦共零夷，主大之聲，漸不生。

目次

我所認識的魯迅·····	一
懷亡友魯迅·····	六
回憶魯迅·····	一八
懷舊·····	二四
魯迅的人格和思想·····	三〇
魯迅的精神·····	四〇
魯迅和青年·····	五〇
魯迅與民族性研究·····	五六
魯迅的避難生活·····	六三
關於『弟兄』·····	六九

魯迅的遊戲文章·····	七四
魯迅的幾封信·····	八三
『民元前的魯迅先生』序·····	九一
『魯迅舊體詩集』序·····	九七
『魯迅舊體詩集』跋·····	九九
編後記·····	一〇一

我所認識的魯迅

魯迅小說第一集吶喊，識者都稱爲中國新文藝上真正的，劃時代的傑作。其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，發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，正是五四運動的前一年，『從此以後，便一發而不可收，』寫了十餘篇，結集起來，稱爲吶喊。

其實，魯迅的吶喊聲並不是五四運動的時候才起的。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歲所作的斯巴達之魂（集外集），便是借了異國士女的義勇來喚起中華垂死的國魂。一九〇七年，他二十七歲所作的文化偏至論，摩羅詩力說等（墳），都是恍于當時一般新黨思想的淺薄，不知道個性之當尊，天才之可貴，于是大聲疾呼地來匡救，所謂『自覺之聲發，每響必中于人心，清晰昭明，不同凡響。』實在是紹介那時歐洲新文藝思潮的第一人。一九〇八年他翻譯的小說（域外小說集的一部分）也是如此。

魯迅的頭腦受過科學的鍛鍊的，眼光極銳敏，心極細而膽極大。他敢正視人生，

衝破黑暗，指出國民性的缺點。*『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，用瞞和騙，造出奇妙的逃路來，而自以爲正路。在這路上，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，懶惰，而又巧滑。一天一天的滿足着，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，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。在事實上，亡國一次，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，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，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；遭劫一次，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，事過之後，也每每不思懲兇，自衛，卻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。……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，只好瞞和騙，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，由這文藝，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，甚而至于已經自己不覺得。世界日日改變，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，真誠地，深入地，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；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，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

* 這是就當時的情況來說的，尤其是針對着所謂『上等人』來說的。此地所引用的兩段皆迅原文，論睜了眼，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；馬上支日記，作于一九二六年七月；地點都是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北京。——編者註。

將！』（填：論睜了眼看）他敢猛烈地攻擊虛偽，『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，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，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。什麼保存國故，什麼振興道德，什麼維持公理，什麼整頓學風……心裏可真是這樣想？一做戲，則前臺的架子，總與在後臺的面目不相同。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，只要做得像，也仍然能夠爲牠悲喜，于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；有誰來揭穿的，他們反以爲掃興。……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，至少是上等人，他們的對於神，宗教，傳統的權威，是「信」和「從」呢，還是「怕」和「利用」？只要看他們的善于變化，毫無特操，是什麼也不信從的，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。』（華蓋集續編：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）揭穿假面，毫不留情。這是他的偉大之處。

魯迅的頭腦雖極冷靜，而赤血極熱烈，意志極堅強，明明感到寂寞，無可措手的了，『凡有一人的主張，得了贊和，是促其前進的，得了反對，是促其奮鬪的，獨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並無反應，既非贊同，也無反對，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，無可措手的了，這是怎樣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。』（吶喊：自序）*但

是他決不灰心，決不妥洽，總要拚命地刻苦地幹下去，奮鬥到底。『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鬭爭，必須堅決，持久不斷，而且注重實力。……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，但同時，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「朝」。』（二心集：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）主張朝性的戰鬭，這又是他的偉大之處。

魯迅對於民族解放事業，堅貞無比，在一九〇三年留學東京時，贈我小像，後補以詩，曰：

靈臺無計逃神矢，風雨如磐闇故園。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薦軒轅。

三十餘年來，刻苦奮鬥以至于死，完全是爲中華民族的生存而犧牲，一息尙存，不容稍懈。……他的著譯已經印行者不下五十種，單是創作方面就有二百萬言，這都是心血的貢獻，永遠不朽的。又其最近作半夏小集裏有這樣的話：

『用筆和舌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，自然是不錯的，但要十分小

＊

吶喊：自序係一九二二年作于北京。——編者註。

心，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：「那麼，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。」

.....

『這是明亡後的事情。

『凡活着的，有些出于心服，多數是被壓服的。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；而活得最清高，被人尊敬的，是痛罵漢奸的逸民。後來自己壽終林下，兒子也不妨應試去了，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。至于默默抗戰的烈士，卻很少能有一個遺孤。

『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，並沒有古之逸民氣。』（作家月刊二卷一號）

當此民族危機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，願我國民一齊奮鬪，漢奸自然應該打倒，逸民氣也萬不可有，這才是真正地紀念魯迅！

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

懷亡友魯迅

『舊朋雲散盡，余亦等輕塵！』這是魯迅哭范愛農的詩句，不料現在我在哭魯迅了！懷念『平生風誼兼師友』，我早該寫點東西了，可是總不能動手，揮淚成文，在我是無此本領的。日前有益世報記者來要我關於魯迅的文字，屢辭不獲，匆匆寫了一短篇，題曰我所認識的魯迅，聊以塞責，未能抒懷。現在新苗又快要付印，就獻給這一篇：先敘回憶，次述其致死之由，最後則略及其生平和著作。

一 三十五年的回憶

三十五年來，對於魯迅學術研究的選深和人格修養的偉大，我是始終佩服的。一九〇二年夏，我往東京留學，他也是這一年由南京礦路學堂畢業派往的，比我早到若干日，我們在弘文學院同修日語，卻是不同班（我在浙江班，他在江南班）。他此

後的略歷如下：

一九〇二年—〇四年夏

一九〇四年秋—〇六年春

一九〇六年春—〇九年春

一九〇九年春—一〇年夏

一九一〇年秋—一一年冬

一九一二年春—二六年夏

弘文學院預備日語

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

在東京研究文學兼習德文俄文

歸國，在杭州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

學及化學教員

在紹興，任中學堂教務長，師範學校校長

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員，同年

夏部遷北京任科長僉事，一九二〇年起

兼任北京大學，師範大學，女子師範大

學講師

任廈門大學教授

在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

一九二六年秋冬

一九二七年春夏

一九二七年秋——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在上海專事著譯

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，整整二十五年中，除了他在仙臺，紹興，廈門合計三年餘，我在南昌（一九一七年冬——二〇年底）三年外，晨夕相見者近二十年，相知之深有如兄弟。一九二七年廣州別後，他蟄居上海，我奔走南北，晤見雖稀，音問不絕。

魯迅在弘文時，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。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：一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？二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？三，它的病根何在？這可見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超出於常人。後來，他又談到志願學醫，要從科學入手，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。我從此就非常欽佩：以一個礦學畢業的人，理想如此高遠，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實，真不是膚淺凡庸之輩所能夢見的。學醫以後，成績又非常之好，為教師們所器重。可是到了第二學年春假的時候，他照例回到東京，忽而『轉變』了。

『我退學了。』他對我說。

『為什麼？』我聽了出驚問道，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『你不是學得正有興

趣麼？爲什麼要中斷……』

『是的，』他躊躇一下，終於說，『我決計要學文藝了。中國的獸子，壞獸子，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？』

我們相對一苦笑，因爲獸子壞獸子這兩大類，本是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。吶喊：自序文裏寫這『轉變』的經過很詳細。

『……有一回，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，一個綁在中間，許多站在左右，一樣是強壯的體格，而顯出麻木的神情。據解說，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，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，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。

『這一學年沒有完畢，我已經到了東京了，因爲從那一回以後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國民，即使體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壯，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。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，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，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，于